

朱經農 沈百英
主編

新小學文學庫
第一集



天地元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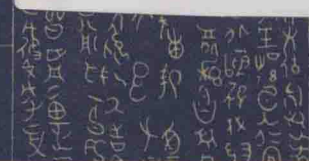
王地元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六年級國語科

短篇小說選

第三冊

編著者 李克農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文

上義直

天地元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白驕
人擁道情懷急
待取伏罪之言
上義直
天地元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短篇小說節選

第三冊

一、米格兒

我們車上連駕車的共是八個人。最後這六里路，路太壞了，車子震動的厲害，把法官先生的博雅的談鋒打斷了，所以我們都沒有說話。法官先生身邊坐的那位高架子早睡着了，一隻手腕穿在車上的皮帶裏，腦袋枕着手腕，軟綿綿的一堆，活像上弔的人解下來太晚了的樣子。後面座位上那位法國女太太也睡着了，卻還是一派半知覺的規矩態度：手裏捏着一塊手絹，遮着半邊臉兒。那位勿金尼亞城的女太太——同她丈夫一塊兒旅行的——縮在那一大堆髮帶、面幕、皮圍領、肩衣的裏面，早已認不分明了。

車廂裏什麼聲息都沒有，只聽見車頂上的大雨和車輪戛戛的聲響。忽

然車子停住了。我們約略聽見外面說話的聲音。分明是趕車的正在同路上的一個人說話，話雖聽不清楚，風雨裏刮進來的「橋沖掉了，」「兩丈深的水，」「走不過，」還可以聽得出。

一會兒，話聽不清了，忽又聽見路上的人大聲說：「試試米格兒家罷。」車行的時候，我們瞥見大雨裏一個騎馬的人衝雨而去，那就是指引我們的路的人。我們的車大概是趕向米格兒家去。

米格兒是誰呢？在那兒呢？

我們一羣人自然都望着法官先生，可是法官先生雖然熟悉這一帶的情形，卻不記得這個名字。那位窪夏旅行家猜說米格兒大概是開旅館的。我們只知道前後都漲了大水，只有米格兒家是我們避雨之處。

車子在一條岔路上走了十分鐘，路窄幾乎容不下公共馬車，好容易到了一個人家門口，兩邊是石頭堆成八尺高的牆垣，中間是木板釘橫木的門。

這分明是米格兒家了，又分明米格兒家不是開旅館的了。

趕車的余八跳下去推門，門卻鎖的很牢。余八喊道：

「米格兒！米格兒！」

沒有人答應。余八生氣了，又喊：

「米——格兒！你這米格兒！」

公共馬車上的轉運公司夥計也幫着喊道：

「呵，米格！米吉！」

米格兒總沒有回聲。法官先生把車窗打開了，伸出頭來嘮嘮叨叨地問了許多話，余八不理他，只回他道：

「要是我們不想坐在車廂裏過夜，大家還得高擡貴體，下來幫着把米格兒喊出來罷。」

於是我們都站起來，齊聲喊着「米格兒」，又一個一個陸續喊着。喊聲

剛完，我們車頂上的愛爾蘭朋友也喊道：「梅該兒！我們聽了他的土腔，都忍不住大笑。」

忽然牆的那邊有人學我們的喊聲，把我們喊的「米格兒」連那位愛爾蘭朋友的「梅該兒」都喊回來了。我們都很奇怪。

法官先生說：「異常可怪的返響。」

余八罵道：「異常可怪的混帳！」這時候余八已氣的直跳了。

牆那邊的回答仍舊是「米格兒！」「呵，米格兒！」

法官先生文縷縷地說：「我的好人，米格兒先生，請你想想，這樣淋漓的大雨裏，還有女太太們，你若閉門不納，豈非太沒有地主之誼了？真的，先生呵，

……「牆那邊一陣子「米格兒」「米格兒」打斷了法官先生的演說。

余八忍不住了。他在路邊拾起一塊大石頭，把板門槌倒，帶了轉運公司的夥計直走進去。我們都跟着進去。

裏面一個人也不見。天色漸黑下來了，一些矮薔薇的葉子上的雨水濺到我們身上，我們知道我們站的地方是一個花園，面前是一所長長的板屋。法官先生想到墮倒不相識人家的門，覺得不妥，正要說：「余八，你……」余八挖苦他道：「法官先生，您老人家最好還是請回到車廂裏坐下，等人家來正式介紹您罷？我可要撞進去了。」他推開了板屋的門，後面跟着轉運公司的夥計，走進去了。

我們都跟着擠進去。

裏面一間長長的房間，房的盡頭有個壁爐！柴火快滅了；這間大房裏只有這點點火光照着。牆上糊着怪樣的紙，閃閃的爐火光使牆紙的花樣更覺刺目。爐邊一隻有扶手的椅子上坐着一個人。

余八喊道：「喂，你就是米格兒嗎？」

那人不答，身子也不動。余八氣忿忿地走上去，拿車上的手燈照他臉上。

一照。那人是一個男人，年紀像不大，臉上很有皺紋，顯出早衰的樣子；瞪着很大的眼睛，眼光裏露出那種絕無所爲的凝靜，活像我們見過貓頭鷹的眼光一樣。那雙大眼睛慢慢地從余八的臉上移到燈口上，瞪住那光亮的東西，好像不認得那是什麼似的。

余八勉強忍氣，對他說：「米格兒，你耳朵聾了嗎？你總不會是啞巴罷？」他走上去扳住那人的肩頭，用力一搖。

我們只見余八一放手，那人分明癱下去了，身子縮小了一半，剩了一大堆臃腫的衣服。我們都嚇得跳了一跳。

余八倒沒了主意，口裏說，「糟啦，怎麼回事！」眼睛望着我們，退了下來。法官先生走向前，我們幫他把那位沒有脊梁的怪物扶起來，恢復他原來的樣子。我們叫余八拿燈去探看外邊，因為這裏既有這個殘廢的人，附近總不會沒有看護的人。

我們圍攏在爐火邊。法官先生如今恢復了他的氣派了，——他站在我們面前，背向着壁爐，——把我們當作一班想像中的陪審員，他開始訓話了：「據我看來，我們這位朋友或者是已經到了莎士比亞所謂『葉枯而黃』的景況，或者是他的心理上同生理上害了早衰的病症。不論他是不是那米格兒……」

他說到這裏，又被一陣子「米格兒！」「呵，米格兒！」「米格兒！」「米格兒！」打斷了。這種喊聲簡直同我們在牆外聽見的一樣的。

我們彼此相望，都不免有點驚訝。但一會兒我們就發見那聲音的來源了，原來壁爐上方的架上站着一隻喜鵲。現在牠完全靜默了，絕不像剛纔那貪嘴的樣子。但我們路上聽見的喊聲一定也是牠的學舌，和椅子上那位朋友毫不相干。

這時候，余八回到屋裏來了，外面人影也沒一個，他不信喜鵲會開他的



玩笑，所以他還覷着椅子上的人，滿懷着疑心。他尋得了一間空舍，把馬安放停當了，走進來時，一身淋的透溼，滿臉的不相信。他說：「這屋子周圍十里之內沒有一個人，只有他這個渾小子，他自己也知道。」

但我們多數人的意見是不錯的。余八的氣話還沒有說完，我們就聽見門口有很快的腳步聲響，還夾着溼裙子拖在門階上的聲音。門開了，一個年輕女子走進來，——雪白的牙齒，晶瑩的眼睛，絕無拘束而又絕無狐疑的神氣，——她隨手

關上門，喘着氣，靠在門上，開口說：

「哦，對不住，我是米格兒！」

原來這是米格兒，——這個晶瑩妙目，響亮喉嚨的少年女子，她的藍粗布的溼衣服遮不住她身上的曲線美；從她頭頂上漆皮男雨帽罩着的栗色頭髮，到她脚下男式粗靴遮着的腳和踝骨，樣樣都是優美的風度；——這是米格兒。

她對我們笑，輕盈地、爽快地笑。喘息還不曾定，一隻手叉着腰，全不管我們一隊人一時無話可答的窘狀，全不管余八這時候完全被征服了的醜態，——她侃侃地說：

「孩子們，你們經過大路的時候，我離這兒足足有兩里多路。我猜着你們也許到這兒來歇腳，所以我直跑回來，我知道家裏沒有人，只有吉梅，——那——我氣還喘不過來，——那可糟了！」

米格兒說到這裏，摘下那頂雨淋的漆皮帽子，一個回旋，灑了我們一陣雨點子；她伸手去摸頭髮，掉下了兩支髮針；她嫣然一笑，坐在余八的旁邊，兩隻手交叉在衣襟上。

法官先生第一個回復原狀，他正要開口說一番大大的恭維的話。她只正色說道：「對不起，那一位給我拾起那支頭髮針。」五六隻手都伸下去，髮針檢起了，還給牠的美麗主人。

米格兒走過去，深深地看看那病人的臉。那病人的凝靜的眼睛也望着她，眼裏忽然露出一種我們不曾見過的神氣，就像生命和知識都掙扎着要回到那皺紋的臉上似的。米格兒又一笑，——一種可以替代無限語言的一笑，仍回過她的烏黑眼睛和雪白牙齒來對着我們。

法官先生吞吞吐吐地說：「這位有病的先生是……」

米格兒說：「是吉梅。」

「是你的父親。」

「不是。」

「是你的哥哥？」

「不是。」

「是你的丈夫？」

米格兒向那兩位女客（我們男性對於米格兒的傾倒，她們兩位是不參加的。）看了一眼——很敏銳而微帶挑釁的一眼——她正色說道：「不是，是吉梅。」

這時候，大家都覺得很窘，誰也不說話。那兩位女客彼此更移近了。那位達夏丈夫把眼直瞪着爐火。那位高架子閉着眼睛，好像向肚子裏求救兵。但是米格兒又笑了，她的笑是會傳染的，遂打破了大家的沈默。她說：「來罷，你們總都餓了。誰幫我料理茶點去？」

她的助手可不少。不到一會兒，余八在那兒搬柴了；轉運公司的夥計在廊沿上磨咖啡了；我也得了切鹹肉片的苦差使；法官先生往來巡閱，到每人跟前，總有他的話說。等到米格兒同她的兩個助手——法官先生和那位愛爾蘭朋友——把屋子裏所有的瓷器陶器鋪好桌子，我們都很高興了，也不管窗子上的雨聲，也不管烟囪捲下來的冷風，也不管屋子那一頭兩位女太太唧唧噥噥的低語，也不管高架上那隻喜鵲的幾聲怪叫——大概是微婉地評論她們的談話。爐火興旺起來了；火光裏我們纔看出牆上糊的都是有圖畫的報紙，在布置上顯出女性的嗜好和性情。屋裏的家具都是隨時用現成材料變成的；蠟燭箱和運貨箱蒙上了鮮豔顏色的印花布或野獸皮，便都成了家具；吉梅坐的安樂椅更是一隻麵粉甬改造成的。屋子裏雖然樸素，卻清楚整潔，還帶一點畫意。

這一餐飯，在滋味上固然是大成功，在社交上尤是大勝利。這不能不歸

功於米格兒領導談話的過人本領。她會問話，問時的態度非常坦白，使人不好隱藏遮飾。於是我們大談我們自己，談我們的志望，談我們路上的事，談天氣，——什麼都談，只不談我們的主人和女主人。

吃飯的時候，我們忽然聽見一種聲音，像是一個笨重的身體在外面牆上磨擦的聲音；接着又聽見門上有爪爬和鼻嗅的聲音。我們都望着米格兒，她說：「這是家坤。你們願見見牠嗎？」我們還沒有回話，她已開了門。原來是一隻半大的灰熊。牠見了米格兒，便蹲在地上，身子挺直，兩隻前腳向下垂，做出討飯的樣子；牠的眼睛直望着米格兒，顯出崇拜敬愛的神氣，活像我們的余八。

米格兒把家坤餵飽了。趕牠出去，把門關上，纔對我們說：「這是我的看家狗。你們的運氣可真不小；你們今晚到這兒來的時候，幸虧家坤不在這兒。」



法官先生問：「那時牠往那兒去了？」

米格兒說：「牠跟着我咧。上帝保佑牠；牠每晚上跟着我走，就好像牠是一個男人似的。」

我們半晌說不出話，只靜聽着門外的風聲。大概人人心中都想着同樣的一幅圖畫：一個米格兒冒雨在樹林裏走，身邊跟着那可怕的同伴。

那兩位女太太對米格兒仍舊很冷淡，那隻熊的一回事也不曾增添她們對米格兒的好感。晚餐吃完之後，余八搬進來的松樹枝，儘堆在爐子裏，總敵不住這兩位女客放出來的

冷氣。米格兒也覺得了，她忽然說，「大家都該歇息了，」站起來引導兩位女客到隔壁房裏去睡。她說，「你們幾位只好在這爐火邊將就過一夜罷，我這裏只有那一間房。」

我們男人向來是不喜探聽或議論人家私事的。然而我不能不承認，這一回，米格兒一走出去，剛關上門，我們立刻擠攏在一堆，有低聲談論的，有暗笑的，有冷笑的，大家紛紛猜度這位漂亮的女主人和她的怪同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甚至於有人走上去摸摸那風癱的吉梅，他坐在那兒就像一個沈默的石像，漠然不動地瞪着我們的紛紛議論。

我們正在亂烘烘地談論，忽然房門又開了，米格兒回到這房裏來。

她分明換了一個人了，全不像剛纔那樣閃灼逼人的米格兒了。她的眼睛望着地下，手裏拿着一條毯子，在門檻上躊躇不進，剛纔我們最傾倒的那種豪爽的英氣，好像全丟在房門外了。她慢慢走進房來，拖過一條矮凳子放

在病人的椅子邊，坐在凳上，把毯子披在背上。她說：「孩子們，要是你們不見怪，今兒太擠了，我就在這邊過夜罷。」她說時，拉過病人的手，放在她手裏，眼望着爐火。我們都覺得這不過是警告我們他們倆的親密關係，並且我們覺得剛纔不該背地裏議論，所以我們都不好意思說什麼。

外面大雨打在屋頂上，有時一陣狂風從烟囪裏捲下來，使爐子裏的殘火忽然光亮過了一會，風雨似平靜了一點，米格兒忽然擡起頭來，把頭髮拂在一邊肩上，回轉頭來向我們道：「你們當中有認得我的嗎？」

我們沒有人答應。她又說：「你們想想看。一八五三年我住在馬利鎮。鎮上人人認得我，人人可以隨便認得我。我那時開寶家酒店，直到六年前纔和吉梅來這兒住。也許我的樣子變了一點了。」

因為大家都不認得她，她倒有點躊躇了。她仍回過頭去望着爐火。停了幾秒鐘，她纔繼續說下去，這回說的更快了：